

藏傳佛教是喇嘛教，非佛教

# 邁向 正覺 《五》

Advance on  
the True Enlightenment  
Vol.5



— 追尋真理的動人故事 —

◆ 佛教正覺同修會 編印 ◆

邁  
向  
正  
覺

(五)

作者：林洋毅等合著  
佛教正覺同修會 印贈

自從正覺同修會開始弘法以來，各大道場口頭上的抵制說法是：「蕭平實弘揚的法義很奇怪，與各大道場都不一樣。」暗示說正覺同修會的法義有問題，因為他們不敢公然毀謗正覺的法義是外道法——恐怕承擔謗法的大因果，心中又很想抵制正覺。然而正覺弘法將近二十年來，經過三次嚴重的法義質疑、檢驗，也經過各大道場十餘年來私下不斷的尋找法義過失而不可得。正覺同修會弘揚的法義，既已證明是依照三乘菩提諸經所說的法義而實證、弘揚，各大道場都找不出本會的修證及所弘揚的法義與經教不符之處，又都已承認自己的法義與正覺同修會不同，這已證明他們的「修、證」都是不符經教的，才會與正覺的法義不同。

——佛教正覺同修會——

禪宗自從天竺流傳下來時，本來就是實證「天上天下唯我獨尊」的第八識如來藏，傳入中國以後仍然如此、法同一味，都是實證經中所說的「法離見聞覺知」的如來藏，即是經中所說「無覺觀者名爲心性」的第八識如來藏，一向不以離念或有念的靈知心作爲修證之標的。正覺同修會的實證即是第八識如來藏，正是中國禪宗古今實證者之所證；千年前提倡默照禪的有名祖師天童宏智正覺禪師，同代弘揚看話禪而享有盛譽的大慧宗杲禪師，也都明說禪宗的所悟即是第八識如來藏。如今各大道場異口同聲說：「蕭平實所弘揚的明心是證如來藏，與我們各大道場所證的『離念靈知、放下一切煩惱的覺知心』都不一樣。」這已顯示各大道場所弘揚的實證內容都是意識，而不是天童宏智正覺與徑山大慧宗杲所悟的如來藏。有智之人由此即可了知各大道場的所悟同樣都落入意識中，與常見外道的落處並無不同，差異之處只是常見外道們不用佛法名相來弘揚，而各大道場都用佛法名相，來弘揚與常見外道們一樣的意識心境界。

# 目錄

〈第一篇〉 學佛心得分享	……	（林洋毅）	01
〈第二篇〉 菩薩路歡喜行	……	（古淑珍）	12
〈第三篇〉 學法的歷程	……	（盧武弘）	23
〈第四篇〉 回首來時路	……	（黃正蘭）	32
〈第五篇〉 我的學佛過程	……	（吳坤壤）	54
〈第六篇〉 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	……	（許正芮）	76
〈第七篇〉 從「心海羅盤」到正覺同修會	……	（許正心）	88

## 學佛心得分享

— 林洋毅 —

末學在未進入正覺同修會時，是在中台禪寺中壢分會普中精舍共修，從初級的禪修班打坐算起，總共有四年半多的時間。末學這一世初接觸佛法時，其實什麼也不懂，對於所謂大師的知見及教門、佛法中的種種名相，真的是一竅不通。在普中精舍修學的四年半多的時間，大部分都是在做義工、參加法會、誦經這一類的事項。但在慢慢的修學過程中，不斷的聽聞中台山住持惟覺法師說：「師父說法的這念心及各位聽法的這念心，就是真實心，悟了這念心，就成佛囉！！而且這念心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處處做主而

了了分明、如如不動。」末學在當時就想，那師父在上面說法而我在底下聽法的這念心，確實也是清楚明白、作主決定而了了分明，那這麼說我是應該悟了才對！！爲什麼我還不是佛呢？爲什麼我還是一個凡夫俗子，還要爲了三餐到處奔波勞累呢？爲什麼沒有經中所謂的三十二大人相及六神通呢？那惟覺法師及眾多出家的比丘、比丘尼，也一樣不具有這樣的瑞相咧？

眾多的疑問，也一直無法有好的回答，而且修學的過程中，值遇中台山的出家事件、九二一的地震、花蓮的瑞穗閉關情事、中台寺的落成、選舉事件、迎佛指舍利的事件，在那麼多的事情中，末學一直覺得很奇怪，爲什麼中台禪寺的做法一直都在世間法的表相上打轉？而惟覺法師所說的

法，一向都用孔孟思想來解釋佛法，但是佛經上明明說有世間法及出世間法，而惟覺法師的出世間法是什麼？四年多的修學，精舍的住持一直強調就是打坐、修定，這就是禪、就是般若。

由於當時末學對於佛法的知見，也懵懵懂懂，縱然有滿腹的疑問也只能放在心裡，因為問了也是白問，因為住持法師總是說：修學是有次第的，對於佛法的知見是需要長時間累積的，非一朝一夕可成，只要安心的打坐、修定即可。可能是因為這樣，所以中台山各精舍的住持都很努力的舉辦各項的誦經法會及義工活動，並教學員努力的布施及護持寺院。所以四年多的修學雖有疑問，但也樂在其中，因為去共修的師兄師姊們每個人都很親切，又會互相鼓勵，又多口耳



相傳說：「我們很幸運的能在正法中學習，又能幸運的遇見大善知識惟覺法師出世弘法，如同佛世時能夠親自供養大善知識，真是非常大的福報。」就在這樣的氣氛下，一直在精舍中修學。

但是在這樣的過程中，末學卻有一種嗜好，就是到處蒐集結緣書籍來看，也會去蒐集一些經典來讀。有一次因為家母生病，末學到以前的省立桃園醫院幫家母拿藥，在等待的過程中，末學就逛到結緣書架前，東看看、西瞧瞧；從最上層道教的書籍一路往下看，有四大山頭的書籍、有西藏密宗的、有基督教的，以及各居士的結緣書；到最下面一層，最邊邊有兩本書籍，吸引末學的注意，一本是《無相念佛》，心裡面想：沒有相，怎麼念佛？就抽出來一看，看到封面

又放回去，因為那個封面很像宋七力那種神奇照片。在當時除了宋七力以外，另外還有妙天、清海，個個都將自己渲染成好像無所不能、個個都有通天神力一般；且個人對於利用一些合成照片來譁眾取寵、欺騙世人的作法，非常不屑，所以，又把它放回去。再看看另外一本是《邪見與佛法》，咦！會不會與那一些騙子有關？再看看作者竟然是同一人名——平實居士，今平實導師是也。於是就拿起這一本《邪見與佛法》來看，這一看不得了，才看了幾頁就驚喜連連，那不就是我在中台禪寺修學時一直找不到的答案？竟然在裡面。心中想：這才是真正的佛法！這才是真正的佛法！趕緊把《無相念佛》及《邪見與佛法》兩本書拿來放在包包裡；等幫家母拿好藥後，回到家裡仔細的閱讀。

雖然對其中很多法義不是很瞭解，但終於對佛法有了基本的概念；平實導師真是慈悲，在這薄薄的一本書中就把「什麼是佛法？佛法修學之標的是什麼？佛法修學兩大路線——佛法修學次第，及七轉識為何是虛妄？阿賴耶識為何是真心？諸方大師為何錯認意識心與意根是真心？」等等，簡單扼要條縷分明的寫在書中，將末學在中台山精舍修學佛法的一些疑問，有了結構性的串聯起來。就這樣，末學開始到處去蒐集平實導師的著作書籍來看；看完了，又找不著結緣書時，就向出版社請購局版書來閱讀；就這樣熏習了六年多的時間，也一直在注意桃園、中壢地區是否有正覺同修會的講堂。

一開始，在結緣書中有發現桃園樹林七街有共修的地

方，但是後來卻沒有再看到，所以也沒有去樹林七街那邊詢問。在這段時間裡面，末學也試著探究如來藏到底在哪裡，只可惜毫無進展。到最後終於想通了，如果沒有進入正覺同修會去修學，絕對沒有機會能夠親證如來藏，所以末學在二〇〇五年八月份左右上電腦網路查詢，發現新竹有正覺同修會的講堂，趕緊打電話想要報名週一班的課程，結果義工菩薩告訴末學說：現在沒有開新的班級，以後有新班開課再通知末學。末學當時一聽，心涼了一半，就想說：「自己的福報怎麼那麼差，連想要上課都沒有機會（因為當時還不知道同修會運作，每半年才有開新班）。」就這樣自怨自艾告訴自己，可能是自己的因緣還不具足及福德不夠，因此還沒有辦法在正法中學習，所以就繼續閱讀平實導師的著作來增加自己的聞慧。

沒想到就在一個多月後收到一封由正智出版社寄來的報名通知單，上面印著台灣各地同修會新一期招生簡章，清楚的寫著新竹講堂週六有開新班了；末學一看欣喜若狂，就趕緊拿起電話打到新竹講堂報名，終於在二〇〇五年十月二十一日正式成爲正覺同修會的學員，而成爲蔡禮政親教師的座下學生；在蔡老師幽默風趣教導下，讓末學能夠更進一步瞭解佛法的真實義。

同修會修學的課程分爲三階段，第一階段爲練習無相念佛，學習憶佛念動中定力的功夫；在未同修會上課前，雖然有閱讀平實導師的著作，但還是懵懂；直到上課後才發現，看似簡單卻行之不易。初學時不僅妄念紛飛，且念頭到處攀緣，連拜佛的動作也不正確；連鬆勻柔的口訣也時常忘

記，拜佛時就像在工作一樣趕快下去趕快上來；有時候拜不到十分鐘就拜不下去，又加上自己業障性障深重，將近一年多的時間在家裡拜佛時都呆坐著。後來在一次的小參中向親教師求教，乞求親教師指點；沒想到蔡老師竟然起身對著末學，親自示範拜佛的動作，指點拜佛時的要領及關鍵處。末學在當時只能叉手胡跪，心中著實不勝感激；以親教師如此尊貴之身，而末學是凡夫俗子之身分，實在不堪如此之教導。在此虔誠感謝蔡老師慈悲教導，讓末學在拜佛的功夫上有一點點進步。

第二階段是觀行、看話頭及參禪功夫，有道是醉過方知酒濃，末學本以為有幾年熏習知見應該會比較好一點，沒想到在一次小參中，蔡老師告訴末學說：我所說的都是比量，

佛法的修學是證量，要自己親自去證明法的真實性，這樣才有功德受用；否則只有聞慧，對於親證如來藏還會有一段很長的距離（大意是如此）。從後來的修學中確實也證明是如此，從最基本的我——五陰十八界，仔細的觀察，真的是：根是根、塵是塵，各自分開卻又必須結合運作。

今年是二〇〇九年，將近三年多的學習，末學深深的感恩親教師的教導，指正末學修學的方向；慚愧的是末學愚蠢，尚未能以證法的功德來做法供養，報答親教師教導之恩；願盡未來際的修學中，努力的累積福德資糧，有朝一日能報答本師釋迦牟尼佛，慈悲不捨眾生來此娑婆世界示現成佛，傳授成佛之道，救度眾生解脫三界生死之苦。感恩 平實導師慈悲，發大願心續佛血脈，為正法，不斷受生人間來

摧邪顯正，利樂有情；感謝蔡老師不辭辛苦奔波勞累，殷勤教導提攜學人，邁向證法之路。末法學人林洋毅雙手合十虔誠感恩佛菩薩慈悲。

阿彌陀佛！





## 菩薩路歡喜行

— 古淑珍 —

我出生於台北市西門町繁華的都市，還沒上小學時，有一天早上，不小心從樓梯直接滾下來。那是日本式房子，樓梯有點陡，醒過來第一句話說：「我怎麼會在這裏？我不是要來這裏的啊！」媽媽和朋友正在旁邊在打四色牌，結果罵了我一頓：「跌到頭殼壞了，亂說話！」我常獨自一個人站在漢口街一段的巷口，望著今日百貨公司後面遙遠的那座山，想去山上找神仙。自己也知道身上有一個人看著我、跟著我，我們常常互相對話。小時候，媽媽不准我和鄰居小朋友玩，我常一個人不自覺傻笑或自說自話、或心裡在唱歌，

媽媽以為我有病在身，所以才會胡言亂語。

七、八歲時，動不動就被脫光衣服吊在樑上打；被打的原因很多，有時候是媽媽將錢亂塞，找不到時，就問說：「淑珍！有看到我的錢放在哪裡啊？」然後要我去找，等我找到後，就說是我藏的。有時候，媽媽去外面賭博賭輸不高興，回來就揍人。有時候，爸媽吵架，拿我出氣。國小四年級時，有多次聽鄰居的阿姨說：「你是人家不要的小孩，爸媽都搬家了，不要你了，才送人的。」事後媽媽也證實：我是被領養的！從此更增加我要離開這個家的念頭，因此陪伴我長大的不是我的家人，而是一首台語老歌——《孤女的願望》。國小畢業時，跟爸說我想出家或當修女，爸不准我再提這件事；但心中也想要活太久，如果能夠活到十三歲、二十歲

或三十歲就好了；沒想到活到現在，已經五十歲了。

十六歲那年，媽媽癌症過世；在媽媽生病這段期間，爸爸、姊姊、哥哥都撒手不管，留下我一人獨自照顧。辦完媽媽後事以後，他們卻食言而肥，沒有讓我繼續升學。心不甘、情不願的跟隨爸爸到烏來，幫姊姊做名產店生意。我不想一輩子待在這裡，一定要想辦法離開，尋找自己的出路及未來，所以身分證常放在口袋。二年後的某一天，事先向別人借了十五元；臨走時，在房門口貼了一張字條，連夜就離開了。到淡水一家電子公司半工半讀，讀完高職夜間補校。

想尋找一份安定又真摯的愛，二十一歲時，我結婚了。同修家裡有很多人，公婆及祖母都很疼我，從此過著幸福的

日子，但是心中感覺很不踏實。二十九歲，同修帶我進一貫道，進了一貫道佛堂，身體很不舒服，直冒冷汗；被點了玄關，又發了毒誓，整個人都快不行了。事後常爲此事和同修吵架，常喝酒壯膽鬧事，半年後，漸漸的，就不再去了。

又不知過了多久的日子，同修帶我去慈濟，幫我報名當收款義工；每次收到勸募款回來後，身體就會不適及發燒，常常二、三天出不了門。後來接受一位慈濟委員邀請，到雲林海邊訪貧，事後在陳平路作心得發表會。同修因上班沒參加，輪到我時，我一邊說著，以前那些困苦的情境彷彿又重現，所以邊說邊哭，全場十幾個人都跟著哭起來。突然間，左邊眼前的上方，出現了地藏王菩薩，警告我：「不可做廣告！」會後慈濟幹部單獨告訴我，我講得很生動，要安排我

去各分會去巡迴報告。訪貧後，身體又發燒生病。因地藏王菩薩的警告，以及我每次收錢後身體不舒服，同修和我決定離開慈濟。後來因爲同修工作的關係，我們全家去美國，順理成章就辭去了慈濟的工作。

後來回台，公元一九九〇年，同修碰到一位自稱通靈的老師，前後八年的歲月，每週六日全家都北上，到龍潭山上共修；從此就是我暗無天日之時，時間及金錢全都掉了進去。這段期間，看到某某師姊跳樓自殺，看到某某師姊鎖在車內自殺，看到某某師姊的先生跟某某師姊跑了，看到某某同修生病不肯就醫，盲目靠通靈老師解冤靈療致死。通靈老師暗修雙身法，假藉名義賣靈骨塔、蓋廟、賣珠寶、賣房子及炒股等，騙了大家很多錢（目前還在桃園市經國路附近開了密宗

道場——阿逸多中心。我等離開後不久，通靈老師正式公開傳授西藏淫穢的父續母續，後來夫妻及三個小孩都宣稱已成佛了。

公元一九九一年十月，在新竹福嚴精舍受菩薩戒，公元一九九三年初就想離開那道場。同修像著了魔似的，一點兒都沒察覺這些問題；我們經常在去龍潭的路上吵架，每次週日回來都已經半夜；我很想離婚、想離家，但又放不下小孩。直到一九九九年底，公公過世後，同修好像醒過來了，我們遠離那個地方，真是好可怕的世界。我記得我是很快樂的，爲何佛教讓我如此痛苦？從此對佛教心灰意冷。同修看到我這樣情形，就帶我參加社團打陳式太極、捏陶土、繪畫等來陶冶心情，遠離種種不如意的事。

由於同修不想放棄修行這條路，經常到書店買修行的書，遇到結緣書就取回來閱讀。也經常拿一些書要我看，有現代禪李元松、聖嚴、大陸氣功、奧修、賽斯、盧勝彥和克里希納穆提等等，但我都不想看。同修看到這樣情形，乾脆每天晚上睡前唸給我聽；真的很煩，不想聽進去，心裡總覺得這些書怪怪的，但又說不出原因來。在種種的書籍當中，只喜歡看廣欽老和尚的開示；只要是看到老和尚的結緣書，我會多拿幾本回來收藏，再和別人結緣；不但如此，還買了老和尚唸〈大悲咒〉的錄音帶來聽、來練習。

同修有時要帶我到其他道場參觀，但我都不給同修好臉色看。有一次，同修帶我參加密宗灌頂，我滿心不願意，老是覺得那些喇嘛看起來就像屠夫一樣，一點都不清淨；結果

灌頂當時，就覺得硬被塞入一股黑氣，非常難受；回家病了好幾天，整個人都癱掉了。由於我真的生病，並強烈反對，同修也不敢再一意孤行了。

有一天傍晚，同修下班回來，他在瑞成書局電梯旁的結緣書架拿到一本《邪見與佛法》，看得非常興奮，把家中印順、聖嚴等人的書翻出來比較，也拿《八識規矩頌》及慈航法師的書比對，然後說了一句：「如果這本書寫的是對的，那我十幾年都學錯了！」後來，又拿了幾本結緣書，看了一二個月後，下定決心要去上課。哼！又開始發作了！當時真的不是很高興，才剛結束一段不愉快的事，現在又來了！我們照著書後面地址找到忠勤街，又打了電話二次，都撲空了；我心裡很高興，不想每次都被當做實驗室的白老鼠，弄



得傷痕累累，身心俱疲。

二〇〇四年九月，硬被同修逼著去上禪淨班，我賭氣的在報名表上寫著：「我是被逼來的！我是來試試看的！」一開始心中很不安，又不願意對佛法失去信心，姑且看著辦，不行就走人。

然而半年、一年都過去了，在講堂上課，也已經滿五年了，這些法都是我從來沒有聽過的，原來佛法是那麼親切、真實，而且次第分明，每一步都是可以實修、實證的，原來我就是那個神仙！一開始在週四班上課，畢業後，再轉到週五班上一年，然後進了進階班。親教師及助教很有耐心的教導我們拜佛、憶佛，教授我們正法知見。上週五班後，開始

每週二聽 平實導師講《金剛經》，也開始參加各種義工，心裡越來越安穩，又踏實，慢慢打從心裡面接受了：這裡是我法身慧命安立處，不再漂泊了。在這裡不用攀緣，不管身分地位、學歷高低，不管有錢無錢，只要把自己管好，在身心口意上作功夫，沒有複雜的人際關係。親教師、助教及義工菩薩們看似無情卻有情，默默的關懷大家，讓人沒有壓力。

善知識真的難遇難求，感謝諸佛菩薩冥冥中安排，遇見平實導師，走向正覺之路。在這五年中，娘家及夫家都起了很大變化；若沒有平實導師教授正知見，我一定會被環境打敗。我慢慢的將平實導師的書一本一本的看過，很希望把它們吃到肚子裡去；現在它們是我最好的朋友，心裡踏實了，也不再恐慌無助了。就在二個月前，夢見我家同修過世

了；在夢中我一直哭，心裡又害怕：如果以後有人欺負我，那該怎麼辦？突然有一個人說：「有正覺，不用怕。」醒來時，眼睛還含著淚水，啊！真是一語驚醒夢中人，此時此刻不正是在正覺嗎？我知道，只要在正法的正覺道場上用功，未來一定會明心見性的，一定會為佛法、正法所用，才不虛此行，再也不用唱《孤女的願望》這首歌了。現在車上或家裡，隨時都會放《超意境》CD音樂，連家裡貓咪也聽著聽著睡著了。

最後，我要懺悔當年的無知與傲慢，慢心障礙了自己修學的道路，唯有這條正法之道才是安身立命之處。由衷再次感謝平實導師、親教師及義工菩薩們的諄諄教誨，一步一步引導我邁向正覺。阿彌陀佛！

## 學法的歷程

— 盧武弘 —

### 學法的歷程

童年在台南縣關廟農村武術家庭長大，喜歡看布袋戲；國小時，晚上常聽父親在庭院講演《彭公奇案》，腦中嚮往「老和尚元神出竅、三花聚鼎、五氣朝元；梨山老母移山倒海，馬玉龍之行俠仗義」；自然而然的對神仙、宗教有特殊的喜好和憧憬，常思索神仙總是凡夫做，怎樣才能修練成夢幻神仙，難道仙風道骨本天性？還是要有特殊奇緣？為什麼僅有少數的鳳毛麟角？人從哪裡來？先有雞還是先有蛋？這些疑團始終縈繞腦海。小時候看的第一本書是《達摩傳》，內容描述「天地渾沌初始，一團迷霧，破曉陰陽晝夜分明，

一生兩儀，有如蛋清與蛋黃之涇渭分明」（作者案：此段係當時讀達摩傳時，憑記憶的內容含意自行整合句子。），故事是人編造的，內容精彩；似有理，但不懂，仍然留下疑惑。

初中時，父親教我背《白衣神咒》及《心經》；父親沒有釋義，但依文解義念到「南無佛、南無法、南無僧……一切災殃化為塵」及「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時，心裡就覺得非常的舒暢，很容易的就能背誦；又家中供奉「西方三聖」，因而對「西方三聖」倍感親切，空閒時就一直的默念，也開始閱讀《佛說阿彌陀經》的經文註解，這是學法的初緣。

高中時，習武已多年，總是認為練氣強身只是短暫的，

人老氣衰死亡是自然現象，除非是夢幻神仙；而道術之符咒還得背寫，無法如「老和尚」之運用自如，因此開始尋求練靈打坐，也積極閱讀各法師、居士的經文解說、開示及法語集。

壯年上班時，公司陳董事長經常利用每三個月業務檢討會或部門主管會，灌輸他的佛學思想，以提升幹部們的思考能力和處事分析要領，受益良多；又贈我日本高橋信次所著作的《緣生之舟》全集與《生死的覺醒》，特別在《生死的覺醒》書中這樣描述：「『佛陀』降生示現修道、成佛、度眾的過程；『佛陀』在尼連禪河沐浴後，坐在長滿牧草旁的砂石地上，渾然陶醉於遠處飄來的少女歌聲；『琴的絃，轉得緊，絲絃易寸斷；琴的絃，調得鬆，絃音難為聽；不鬆亦不緊，

絃吟優美，妙音響天邊』，解開六年來苦思不得其解之謎，並接受牧羊少女一鉢鮮乳，離開了一切苦修的執著妄想，找回大自然昭示的中道修行。」般般如幕在眼前，感動得落淚，心想：「爲什麼我沒有出生在『佛陀』的時代，追隨『佛陀』；縱是石腦也要修成阿羅漢，不會像現在還是個初學凡夫，仍然在世間沉淪；當時還以爲作者是「佛陀再世」，若不，怎能知道而寫出聞所未聞如真的細節呢！

但他在書中說：「我們因雙親的緣而賜給我們軀殼（肉體舟），此肉體舟就是緣生之舟，是神佛爲地上界所製造之舟，依著本能的方式與神佛的慈悲，由肉體祖先代代流傳下來，佛教與基督教精神就在於解說舟子，即意識（靈魂）的不生不滅、不增不減；靈魂同樣以核爲中心，有五個部分分身，

這五個兄弟群各自修行，又相互指導……。」以前還認為是聖論，現在才知也是謬論。

一九九五年赴星工作，每週六晚與同事到居士林聽聞淨空法師講解《大乘無量壽莊嚴清靜平等覺經》，該經乃淨土五經原譯本之匯集，法師常說：「佛教是『佛陀的教育』，非宗教，佛教是要眾生瞭解、明白宇宙人生的真相，提倡發菩提心，一向專念阿彌陀佛為宗，往生極樂淨土」及「一即是

一切，一切即是一。」（案：進入正覺後，才知一即是「真相」）

法師處事嚴謹，但對「真相、實相」並未解釋清楚，僅言「真相就是事實真相，若事實真相擺在面前，我們看不到；佛能看到」，令學人以爲真相乃吾人當前一念心性之強名，或云去除一念無明、緣起性空之解脫道。



二〇〇四年冬，因外孫女介紹，到台中參加內觀法門十天的禪修課程體驗。其強調唯有實修才能解脫，而呼吸是踏上這個旅程的良好起點，是探討自身實相的一個工具，專重自我內在的觀行，以淨化自我，達到解脫。在十天的體驗中，出家師父帶頭禪坐，對初體驗者而言，身體不堪忍受痠痛，半天落跑或改坐椅子者大有人在；禁語、素食，過午不食（初參加者例外）、防寒薑母湯……及服務義工、出家師父之慈悲周到，令參加者皆有深刻銘心的感受，聞不到宗教氣味。與世無爭的叢林生活，是個原始佛教解脫道的修行場所。若說南洋有個阿羅漢，我想非內觀法門的葛印卡老師莫屬；簡樸嚴謹的實修，四大山頭難望其背，並非訛語。但個人因興趣不同，未深入。

二〇〇五年七月赴美探望女兒，偶然在大華超商佛經流通處，取得心地法門元音老人著的《佛法修證心要》，在其打七開示云：「心中心法是佛教密宗的一個很高深法門，屬密宗九乘次第的顛頂——心髓部分。它不需要在外圍兜圈子，如四加行、前行、生起次第、圓滿次第等，而直接入正行、用印、咒，假佛力加持，打開本性、徹見真心」……又其修證中，以禪定為根本，要坐到能所雙亡，忽然一新、虛空粉碎，徹見靈知，才是證本來。」（作者案：書中文句非書中所寫，而是在正覺熏習，投稿時的整合句。）當時不知「靈知」指的是什麼，而知能所雙亡的一念不生也是意識心分別的了知，屬第六識的生滅法，並非不生不滅、不增不減的本來；心見性後才是修行的開始，應緣接物，歷境練心，妄習淨盡，才能十方圓融；這個原則，個人非常贊同。

二〇〇六年九月二十一日，妻之兄長老三往生之日，葬儀設在岡山；岡山的活佛素食館及高南省道是必經之路，在往返或吃飯時，處處可見「二〇〇六年十月二十五日」第七識與第八識？」與「二〇〇六年十月二十五日『無相念佛』之佛學講座標語。因曾閱讀過平實導師之《無相念佛》一書，心儀甚久，希望有緣能探究、親聞佛法，就這樣正式與正覺結上了深遠的法緣。至今二年來還是慶賀：自己真正的在熏習了義正法，是個人一生最大的成就與福報。

尾語：在個人數十寒暑學法的歷程中，自以為：解脫就是成佛，緣起性空的空相就是宇宙真相。在進入正覺後，才知錯得太離譜，原來解脫道與佛菩提道，是二也是一；因佛菩提道函蓋解脫道，一個是小乘自了漢，一個是大乘上求下

化的成佛之道。在正覺正法的熏習下，比夢幻神仙更真實的證悟本來面目，有脈絡可尋，是真實語；因眾多師兄師姊已證明了這件事，希望有緣同修來正覺，共同修習了義正法，並在未來的生生世世中，成爲同修道友，一起相互扶持，早日明心見性荷擔如來家業，利益眾生，直至成佛。

## 回首來時路

— 黃正蘭 —

春天雖然還是冷颼颼的，但是，當我突然看到枯木冒出新嫩芽，內心着實受到一分感動——一個生命重生的喜悅。我覺得：我能出生在花蓮是一件很幸福的事，看著從海平面漸漸升起的太陽，四射的光芒照耀中央山脈；那四季的遞變，種種的生態風貌，都是豐富我生命的素材。雖然不比西部來得繁華，交通也不是那麼便利，不也正是每個地方應該保有的風土特色嗎？雖然住在花蓮市區，但每到夜晚卻是如此的安靜；尤其是在深夜，我常常會隱約的聆聽各種生靈彼

此在呼喚；明靜如水的夜晚，在北迴鐵路未開通前，對外，交通是靠蘇花公路、飛機或花蓮輪。

那裡的一切真的是美不勝收，特別是在星光閃爍的夜晚，加上海浪的拍打交織聲，帶領我走入時光隧道，置身於那蒼茫宇宙，確實令人着迷。寺院悠遠的鐘聲，好像在呼喚我；我試圖尋聲卻不知它的去向，忽然有一股落寞湧上心頭；好似失去了什麼，到底失去了……？我不斷喃喃自語，為什麼我出生在黃家，而不是出生在隔壁的湯家或者楊家？為什麼我是女生、不是男生？到底是誰決定這一切的？記得小時候常常到海邊撿晶瑩剔透的黑白石頭，但驚訝的發現，不管我多努力，就是無法找到相同造型的小石子，就如同這世上沒有兩片葉子是一模一樣的。

偶爾，靜靜望著遠在天邊的一艘小船在汪洋上緩緩行駛，轉瞬間，已消失在海平面上而不知去向；內心莫名感到一股失落，面對蒼茫的大海，心中記掛著船主人現在可好？是否平安無恙？到底那海的盡頭是什麼？這讓我更加迷茫了。遠遠望去，水連天、天連海，形成一直線，我彷彿身置大海中，好似被巨浪吞噬的感覺，如同沙灘的細沙，不知去向。

記得某個寒冬夜晚，人們已躲在暖暖的被窩中；屋外是冷颼颼的，除了院子後的榕樹沙沙聲外，幾乎沒有任何聲音；忽然一陣狗吠聲劃破了這片寧靜，緊接著低沉沙啞叫賣聲：「燒肉粽哦……燒肉粽哦……」，那音聲觸動我的心弦；為了一家的溫飽，即使再寒冷也必須出來叫賣，這引發我對

世間人苦難，有更深入探尋及同情。

我家是住日式的木屋，每逢過年，姊妹們總有得忙；白天刷刷洗洗十來片的木門，晚間父親教我們如何糊紙門，而後姊妹們各個都興奮的動手做，那是段快樂又溫馨的時光。記得某年吃過年夜飯後，三妹突然對我說：「下輩子我們還要結為姊妹！」我突然有股怕失去那份姊妹摯情的心情，身為姊姊的我，小心翼翼的保護弟妹。在二十年前，縣政府美其名說爲了地方的發展，把整個社區的房子給拆了；如今土地是一片荒蕪，鄰居們也不知去向，也漸漸遺忘對鄉土的記憶與情懷。

記得小時候，父母帶我們姊妹到離家不遠的一座東淨寺上香；那是我第一次接近佛寺，清淨莊嚴。大雄寶殿是供奉



三寶佛，一走進便感受到安詳，遠離塵囂的氣息，有被安撫的感覺。在五〇年代，東淨寺、媽祖廟及城隍廟，是花蓮人主要信仰的神祇；記得每年都會舉辦廟會，如城隍爺的出巡，對花蓮人來說是件大事；以謝、范二將（代表黑、白無常）為前導，造型十分的嚇人，據大人們說：「城隍老爺專察人間的善、惡，每年年底會向天庭報告，將來做為獎懲的依據。」因此在幼小的心靈中有了一分戒心。每逢年節，媽祖廟香火是鼎盛的，不管男、女、老、幼，總是虔誠膜拜。廟裡還供奉「註生娘娘」，相反的，那造型倒是慈眉善目；但對這位娘娘，我總是好奇，是否每個人的出生都須由她為主導？抑或是……？對於神祇，我是保持距離，恐怕觸犯，心裡始終有禁忌；宗教對我而言，是神、佛不分的。

男女之間的情愛是被歌頌的，我也曾經深陷戀愛的沼澤中，就如同《詩經》所言：「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參差荇菜，左右流之；……」，我想保有那份情，但那是無限煩惱的開端；前一秒的我和後一秒的我是不同的，連我都無法掌握自己，又如何能掌握他人？年輕的我，內心世界呈現許多不安；因為在現實的世界裡，你無法掌握一些事物。我不斷自問：「什麼是永恆？我要的是什麼？活著到底是爲了什麼？」我想，不該只是侷限於追求榮華富貴、嫁人生子！生命裡應該還有許多更深層的意涵值得人們去探尋。回頭看自己曾走過的路，經過再三的思索，我明確的告訴自己：「我要解脫！我要尋找人生另一方向」。

「獅頭山」橫跨苗、竹兩縣，此處可謂寺院林立，如：勸化堂、開善寺、元光寺、海會庵、金剛寺……等，都建於此。幾乎每逢週末假期，都會與三、五好友遊獅頭山，由獅頭起程經勸化堂、開善寺至望月亭。記得曾參訪某寺，山門上寫著「解脫」、「空門」；尤其對於「空門」二字有特別深的感觸，那「解脫」二字的感覺，好似爲我生命做出最好的詮釋；如同生命得到另一條出路，呈現在眼前的是遼闊的視野。有一次在寺院參加早課，誦持〈楞嚴咒〉，當誦持：

願今得果成寶王，還度如是恆沙眾；  
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

那種似曾相識、無比親切的感覺，不禁讓我熱淚盈眶。某年初夏清晨，獨自遊獅頭山，路途清幽，忽然想起唐朝詩人常

健的一首詩：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  
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萬籟此俱寂，惟聞鐘磬音。

自此，我開始嚮往「神仙生活」，往後，正是我人生另一開端。

有一天一位親友告知，某處有在講道；我急於求法，因此親自叩門；主人是一對新婚夫婦，看來滿誠懇的；我說明來意後，對方便熱心講解；雖是以儒家為宗旨，但我也想探個究竟。求道的過程，我以求法的心面對一切儀式；點傳師說明三寶的用處，我亦緊記在心。接著是在員林開三天的法會，場面相當壯觀，學員及義工就有兩、三百人左右，乾、坤二眾亦彬彬有禮；法會是以人天善法為主旨，強調清口（即素食），又強調「劫難」即將來臨，應勤於「開荒下種，廣度

有緣」。從某個層次來說，一貫道對社會有一種穩定的力量；不過一年下來，總是感到不對勁，怎麼老是以「沙盤飛鸞」、「仙佛借竅」作為經典，但在法義上皆無著墨？如：三法印、四諦、十二因緣，更遑論所謂第一義諦。

一貫道教學是以《易經》、儒家之《四書》、道家之《道德經》、佛教之《金剛經》作為印證點傳師所傳三寶及教學之題材，將此娑婆世界分為青陽（燃燈佛）、紅陽（釋迦牟尼佛）、白陽（彌勒佛）共三期。釋迦牟尼佛退位，現值白陽期，由彌勒佛掌天盤；老母娘要收歸原佛子，故三曹普度，道降火宅。一貫道是五教「釋、儒、道、耶、回」合一，甚至倡言一貫道高於五教。當被問及：既然一貫道高於五教，為何還拿佛教的經典作為教材？器世間如何形成？芸芸

眾生怎麼出生的？煩惱是從何而來的？如何才能解脫？爲什麼會有老母娘？有太多太多的疑問不但無法圓滿回答，甚至不能質疑！總是拿一些不相關之事由來搪塞。我以探求的心來尋求真理，既未能解開我的困惑，即使再多的人情包圍，我很明白每個生命是獨立的，無可取代，每個人須對自己生命負責，因此我斷然離開那個團體。

曾經聽過某法師講解印順法師之著作《成佛之道》，心裡想著出家人是三寶之一，對佛法的鑽研及修持應有一定的水準，對於初學者該有助益，因此購買了一套《妙雲集》，迫不及待的展讀《成佛之道》，以期對佛法有更深入的理解。我想努力的看完這本書，最後我打了退堂鼓；不知是自己程度差，還是文字過於艱澀，導致我真的看不懂。雖然有些挫

折，但我還是鍥而不捨探尋佛法的真實義。大約在八〇年代，南部某大道場在台北國父紀念館舉辦一場佛教的弘法大會，我前往聆聽；經過義工的介紹，整體道場上的運作，及其出版的書籍，觀察了將近一年，總覺太世俗化，缺乏有內涵的法義來吸引我，我不斷問自己：「這就是我要的佛法嗎？」但心裡很清楚佛法不只是這些表象而已。

一般正常人總是在想如何賺取更多的錢財，但我卻有點不務正業；對我而言，修行得解脫是主業，因此想要有更深入的探究。我又再度尋訪高人，這回是北部的某道場，上的課包羅萬象，諸如：《老、莊思想》、《四書五經》、《楞嚴經》、《維摩詰經》、《成唯識論》，雖然講得精彩，似天馬行空，比較上似乎深具內涵，頗受一般學人敬重；但是，能否精確

的說明整體佛法的內涵？我依舊是「霧煞煞」，無法整理出頭緒；面對境界時依然是「八風一吹，照樣一屁打過江」，很是苦惱。

有一天，在某個場合，「雙身佛像」居然出現在我的眼前，讓我不寒而慄：佛教怎麼會有這種佛像呢？定神再看，確信沒看走眼；而我不斷質問，經法師講解：佛教除了顯教，還有密宗。不過到底「密宗」是甚麼碗糕？我茫然不知。法師又說：學密可以「即身成佛」，因為它有一套的修行儀軌；顯教則不然，所以密宗顯得殊勝。不知哪位居士遞一本有關女性修密宗的範本，裡面出現了許多如：「空行勇父」、「空行母」、「明妃」、「綠度母」、「白度母」等這些怪名詞。還目睹一些奇奇怪怪的法器、圖騰及用人骨頭做的唵珠；我一直



懷疑佛教怎麼會有這些奇奇怪怪的東西。據我的觀察，在八〇年代密宗已經大行其道，常常聽到信徒們去參加灌頂的儀式；但我知道密宗其實只是加深世間人對五欲的貪著，使眾生更往下沉淪而已。我很清楚告訴自己：這種宗教是很邪惡的，必須速速離去，絕不回頭。

往後，偶而會聽一些法師或居士講經，都是很片面的解說，總覺得佛法已是被弄得支離破碎的。在這三十多年來，臺灣經濟快速成長，佛教界各山頭也不斷擴展勢力，建築許多金碧輝煌的寺院，廣招信徒；佛教表面看來非常興盛，但實質上卻是走向衰敗之途。佛典的四依：「依法不依人、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依義不依語、依智不依識。」這是否能敲醒一般信眾？真的要看個人的福報。

我無法了知兩千五百年前釋迦牟尼佛所傳佛法的原貌，當時的我對佛教界是很失望的；下一步該如何走？我茫然！誰來為芸芸眾生指引一條明路？長久以來，我深信一定有位明眼人，會點亮世尊的教法，引導眾生越過生死的彼岸。問題是：天下茫茫，如何找尋那位明眼人，來啓開眾生生命的寶藏？

世界的巨輪不斷往前推進，目睹台灣社會也在孕育某種力量：統一或獨立、自由與民主、生態保護、設定原住民保護區、農民運動、勞工運動、搶救母語運動等等，如雨後春筍般在臺灣社會各角落展開；臺灣的確需要建立一個健康、多元的文化社會，讓人們有更多思考的空間，尤其對生命的過去、現在與未來。身為現代公民有權利及義務參與公共議

題及承擔社會的責任。母親曾對我說：「女兒啊！妳沒家累，妳對社會更應付出。」也為實踐長久以來的一分理想，我再度走入社會，傾聽世間人們發自身心的吶喊，十多年來我也自豪過得頗「燦爛」的人生。

在九二年初，遠在花蓮的三妹突然來電，低沉無力的語言訴說：「四妹罹患重病，將不久於人世。」那突如其來的惡耗，給我重重一擊；瞬間，我似乎失去知覺，雙腿一軟，快要支撐不住；好不容易慢慢回神，下意識告訴自己趕快收拾行李趕回故鄉花蓮。生命中我最害怕的事，是與摯愛的親人「生離死別」，但它竟然悄悄的到來。目睹在病床上受折磨的妹妹，我唯一能做的是親自照料與安慰。令人心酸的是我們姊妹竟然沒有勇氣告知病情，妹妹還不知道自己已罹患重

病，不久將與兒女別離。對於即將失去母愛的稚子，何辜啊！未來的歲月誰來照料？稚子何辜啊！我只能躲在陰暗的角落哭泣！我怨上天的不公，為何心地如此柔軟、善良，向來不與人爭，為人處事謙虛，深獲同事們讚賞的四妹，竟然遭逢如此遽變！我的父母看著女兒受病苦的折磨，恐將失去生命而放聲悲哭；白髮人送黑髮人，那種無力與脆弱，正是人生的悲劇。

自認為修行學佛，卻不能給妹妹最好的開示，我有一分很深的歉疚。妹妹往生時，幸好家姊的蓮友相助，整整十二小時的助唸。友人指示要我虔誠誦持《地藏菩薩本願經》及迴向，家人請求妹婿要用佛教的禮儀來辦理後事。面對生命的消失，而換來一罈骨灰，我彷彿掉入生命無底的黑洞。生

命悄悄的來，又悄悄的去；到底怎麼來？又怎麼去？去到哪？我無助的不斷哭泣，活著是無所適從。我天天祈求著：「佛、菩薩救我！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大智文殊師利菩薩救我！」「救我！求求您！舍利弗尊者、目犍連尊者。」我深知這是我唯一的選擇，好像我又回到兩千五百年前釋迦牟尼佛的座下。我需要有所依止。

桃園某位師兄有一天突然來訪，心裡想著認識十來年，沒任何來往，為何找上門來？看他拎一堆佛書——平實導師的著作——攤在書桌上，說明來意：要我週二北上聆聽平實導師講解《楞嚴經》，我二話不說就如期前往聽講；晚間約六點二十分左右抵達承德路九樓時，講堂已座無虛席，只好坐在韋陀菩薩前的位子。忽然看到一本書《真實如來藏》，我

喃喃自語：真實如來藏，真實如來藏。我開心的笑起來，好似安頓我長期以來漂泊的心靈，從此以後每週二如實的來台北聽經。緊接著是「週四禪淨班」的課程，為期兩年半，親教師楊先生為我們授半年課後，在沒有給學員任何交代下，突然不來了；為什麼？不知道！反正我是為法而來，理當安下心來繼續求法。之後由孫正德老師為我們學員授課，當親教師說「外面的道場所教的是世間法，並非出世間法」時，我為之一愣，以往我不是在修出世間法嗎？原來都在意識心打轉；修行就是要找第八識，也就是如來藏。

兩年來孫老師為我們建立佛菩提道及解脫道的正知見，外面其他道場是學不到的。在修學佛法的過程中，難免遇到一些瓶頸，如：憶佛的念是否常常提起？拜佛的功夫是

否深細？如何觀行五蘊十八界是虛妄的？知見是否具足？這是功課。若要參加禪三的報名，除了功夫、知見，也需要修集福德資糧，還必須受菩薩戒；至於能否明心？須發大願，還須 主三和尚慈悲攝受及諸佛菩薩的加持。回首一路走來總是跌跌撞撞的，好不容易遇到正法，而且能夠不斷的在知見上熏習，才得以在第三次禪三破參，得以在明心後開始在內門修習，往後更需要善知識的攝受與指導。如來藏妙法，只有在佛教正覺同修會得以親聞，而今家人也先、後進入同修會共修，讓我寬心不少。

時間過得真快，來正覺講堂前後已有八年，平實導師的著作，對我而言更需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斷閱讀；還需透過不斷思惟及觀行以後，才能心得決定，將 平實導師的智慧

轉化成爲自己在修行路上的真實受用；這決非外面道場以世間法來解說的相似佛法，他們甚至於錯解了世尊宣說的甚深妙法。

如何將佛法運用在日常生活中？在歷緣對境上習氣種子不斷流注，要如何消除性障？是修行主要課題。所以在處理公司事務上，因這兩年來世界金融危機，經濟不景氣，客戶們接不到代工的訂單；加上石油與電費不斷上漲，在成本提高，利潤降低下，客戶們幾乎是經營得搖搖欲墜，苦不堪言。我唯有傾聽，很自然的同理心油然而生，將事實反應給老闆：如何協助？共體時艱。以往對人、事、物的好惡，亦逐漸淡化，不再固執己見，不耐煩及急躁的個性雖然還會不斷上演，因透過觀行或憶佛有稍微改善，但要轉化情執深重



的習氣，更需加把勁。

推廣正法的工作已有三年，不論假日書市或某機關行號對外舉辦大型活動，去發招生傳單或口袋書，也經歷過許多挫折；加上刮風下雨或炎熱的天氣，在此正是磨練心性的好機會，能夠不斷擴大視野及胸襟，也正是成就自己的六度萬行。事實上，在日常生活中皆是推廣正法的場所，諸如：洽公、上菜市場、行走在道路上、搭車，多少都會遇到有緣人，也是傳遞正法的因緣；就是不斷的耕耘，種子何時成熟？就看每個人的因緣，勉強不得。重要的是護持正法的過程當中，自己的煩惱及習氣是否得以轉化？

在世間法上，我們都希望找到好老師教導我們的子女，成爲社會棟梁，爲人民謀福利，肩負社會的責任。更何況這

出世間法，關係到芸芸眾生的法身慧命，甚至於影響未來世，能不謹慎嗎？我深深為自己慶幸，因往世種植微薄的善根，得以在今世還能有抉擇的能力，來到正覺講堂，能夠繼續在正法道場安住。而且平實老師的著作一本一本的出版，我總有看不完的書，學不完的法。在修行過程中，宛如明燈照耀，我才能逐漸得以通達。

在平實導師的領導下，願正法常存於未來際，願更多有緣人親聞正法，更願芸芸眾生遠離邪見，得以越過生死漫漫長夜，而邁向成佛之路。

## 我的學佛過程

— 吳坤壤 —

我一九五二年生於台中縣太平鄉頭汴村，家裡供奉的是觀世音菩薩；從小早晚聽父親在佛菩薩面前唸《心經》，父親雖然不知道經中的義理，沒有跟我講過佛法；三十九歲以前也沒有歸依過，但我相信我還是受到觀世音菩薩的保佑，否則不能走入正覺講堂。

識字以後，對偉人傳記很有興趣。高工時，寫了一篇作文，敘述閱讀偉人傳記的心得，還被國文老師調侃「將來連看到螞蟻都不會踩」，還真的被說中了。到了正覺講堂受苦

薩戒後，不得故殺一切有情，不食眾生肉。

一九七三年在台北劍潭經營書局時，覺得需要有一個宗教信仰；那時候讀了考門夫人所著的《荒漠甘泉》，差一點歸依外道天神。小時候父親於佛菩薩像前唸《心經》的影像，把我拉回佛法的道路上。有一天看過電影《六祖惠能傳》，就開始對證悟佛法產生興趣。第一本接觸的佛法書籍是《廣欽老和尚方便開示錄》，那時候還不知道廣欽老和尚是民國以來唯一的開悟者，老和尚也沒有教導學人如何證悟，個人沒有參禪的知見，也看不懂機鋒，只是依著他老人家說的：

不用多看書，只要多念佛；智慧一開，經藏自然在你心中。……

誦經、看經、念佛、說話，這是一天當中所必經之過程。後者最好少說，前二者之時間最好不超過念佛，還是以念佛為主。<sup>1</sup>

這時候自己還在做生意，還是說話多，念佛少；誦經、看經也沒有，只是有個信仰在。

一九八七年放棄做生意，改學陶藝；一九八八年搬到台中新社鄉，準備蓋柴窯；由於自己實在沒有藝術天分，經過三年並沒有做出什麼好作品。

一九九〇年暑假，讀國小的兩個女兒參加佛學夏令營，宣化上人從美國回來，在頭汴坑的清涼寺作開示；那天寺裡

<sup>1</sup> 《廣欽老和尚方便開示錄》，三乘精舍印經會（桃園）民75，頁六十二。

的廣播系統沒有作好，印象中只記得一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回家後，就開始閱讀宣化上人所註解的《妙法蓮華經》；宣化上人並沒有證悟實相，所以沒有在註解中得到「佛之知見」的開、示、悟、入；只是恭讀過觀世音菩薩《普門品》後，就認真背《大悲咒》。宣化上人註解的《楞嚴經》，就更加艱澀難懂，不知其所云；然而追尋真理的動力已經發起，也就放棄陶藝的製作。

那個年底，父親腦部中風；照顧父親期間，在醫院旁的書局看到克里希那穆提的著作；克里希那穆提的著作是白話文，容易理解書中所說，我還買了幾本《人生中不可不想的事》、《論自由》送給朋友。克里希那穆提《心靈自由之路》一書中說：「自由的觀察，沒有任何扭曲、評價，也不想快

樂，只是觀察，那麼我們就會看到『實然』自己就在經歷大變化。」<sup>2</sup>

這種純然觀照法門，被一般人認為就是「般若中觀」的實修；胡茵夢說：「印度的佛教徒肯定他是『中觀』的導師。」其實這仍然只是意識境界，是意識心作意的不分別，不是阿賴耶識無始劫來不會六塵的本來不分別。實相心不生不滅，而意識心夜夜眠熟無夢時就斷滅。意識心一現行就有「知」，「知」就是分別，不是不分別。以離念靈知心為悟的人，都是不清楚意識心不可能不分別；意識心修行清淨了，仍然是妄心，不可能變成真心。現在很多身為老師的人，就以這個「純然觀照」

<sup>2</sup> 克里希那穆提著，廖世德譯，《心靈自由之路》，方智出版社（台北縣）2009年十刷，頁四十七。

作爲「般若觀照」在教人；教南傳佛法的，也有以此爲「內觀」法門，以爲純然觀照就可以破「常見」與「斷見」，這都是在自誤誤人；「我見」沒有斷，就未證言證。中觀的八不中道：不生不滅、不常不斷、不一不異、不來不去，是依如來藏心阿賴耶識與五蘊的關係而說，不是意識思惟所得境界。

窺基大師撰的《成唯識論述記》卷七云：

述曰：瑜伽第十三卷說六種名無心地：謂二無心定、及無想天、睡眠、悶絕、無餘涅槃。

未來佛 彌勒菩薩說「滅盡定、無想定、無想天、睡眠、悶絕、無餘涅槃」這些時候，意識都是斷滅的；現代醫學也證明眠熟無夢時，意識是斷滅的。修學佛法若不能接受眠熟無夢時，意識是斷滅的，就不能斷我見。



一九九一年底，鄰居送給我一套現代禪李元松老師的開示錄音帶，當時我找不到一個老師可以親近，真是如獲至寶，聽過錄音帶不久就參加台中共修。李老師很重視「道前基礎」以及「禪定」，「道前基礎」就是做人的根本，他說：「禪的教育首重人格道骨，待學禪的人具足人格道骨了，再進而指導明心見性之道。」<sup>3</sup> 至於「禪定」，要求學人要有「傾宇宙之力活在眼前一瞬」的魄力。這個道場有個名稱，叫「龍樹會館」，龍樹菩薩以弘揚「中觀」出名，可見李老師是以「中觀」為禪法；但是李老師所認為的「中觀」，卻是與克里希那穆提的「純然觀照」一樣，只是換個名稱叫作「法爾如是自顯現，不要說它是什麼！」一樣是以一念不生

<sup>3</sup> 李元松著，《我有明珠一顆》，現代禪出版社，臺北市，1993年，頁十九。

的意識心當作「本地風光」。李老師深研印順法師所著的《妙雲集》，以為「緣起無自性空」就是般若，這是被印順法師所誤導。李元松老師臨終前向佛教界公開懺悔啓事：

凡夫我、由於生了一場病，九月下旬方覺過去的功夫使用上，從而生起疑情：過去所謂的「悟道」應只是自己的增上慢。我為往昔創立的現代禪在部分知見上不純正之一事深感慚愧，特向諸佛菩薩、護法龍天、十方善知識、善男子、善女人至誠懺悔。

我今至心發願往生彌陀淨土，唯有「南無阿彌陀佛」是我生命中的依靠。

南無阿彌陀佛！

李元松 頓首

二〇〇三年十月十六日

佛教界能夠像李老師這樣公開懺悔錯誤的人，幾乎是看不到；大多數是至死都不顧法身慧命，只要面子，我認為李老師正是佛教界大師們的楷模。目前還有一些現代禪的同修認為李老師的懺悔是一種權變，是爲了讓現代禪的同修們好跟慧淨法師學習本願念佛；他們還是認為李老師所悟的「本地風光」是正確的，而且他們也自認是證悟「本地風光」的人。他們到現在還無法從印順法師的六識論中走出來，既然發願往生大乘佛教中所說的西方極樂世界，卻不信大乘法是佛陀所說。

印順法師在《佛法概論》頁一〇九中說：

佛教後期，發展爲七識說，八識說，九識說。佛的區別識類，本以六根爲主要根據，唯有眼等六根，那裡

會有七識、八識？大乘學者所說的第七識、第八識，都不過是意識的細分。

然而《佛說觀無量壽佛經》卷一云：

上品中生者，不必「受持」讀誦方等經典，善解義趣，於第一義心不驚動，深信因果，不謗大乘，以此功德，迴向願求生極樂國。行此行者命欲終時，阿彌陀佛與觀世音及大勢至，無量大眾眷屬圍繞，持紫金臺至行者前讚言：「法子！汝行大乘，解第一義，是故我今來迎接汝。」

又《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卷一有云：

云何捨一切善根？謂謗菩薩藏，及作惡言：「此非隨順修多羅、毘尼、解脫之說。」捨一切善根故，

不般涅槃。

於《大乘密嚴經》卷三有云：

佛說如來藏，以為阿賴耶；惡慧不能知，藏即賴耶識。  
如來清淨藏，世間阿賴耶；如金與指環，展轉無差別。

印順誹謗沒有第八阿賴耶識，就是謗菩薩藏，佛陀說：  
謗菩薩藏，是無間地獄罪。

修學佛法若不能接受眠熟無夢時，意識是斷滅的，就不能斷我見——意謂他仍不具備世間常識，不知一念不生的意識心是夜夜斷滅的。這些自認證悟「本地風光」的現代禪同修，就是不信大乘法，不信一念不生的意識心夜夜斷滅，不信有不生不滅的第八阿賴耶識真實存在，是不解第一義的。

一九九四年，我的現代禪親教師，因為犯了嚴重的錯誤，被李老師免除宗長及傳法的職務；一個被李老師稱為除了佛陀之外最瞭解李老師的人<sup>4</sup>，在一夕之間，變成什麼都不是，作為弟子的我很難接受。在這之前又有同修送我許多本「本願念佛」的書籍，家庭經濟這時也出了些問題，於是就在家裡以「本願念佛」自修。日本親鸞在《正信偈》說：「得到他力信心時，就會像韋提希夫人一樣，得到了三忍。」喜忍、悟忍、信忍。得到他力信心即「悟到佛智」，會喜悅充滿全身，有不可思議的信樂，對阿彌陀佛的救度，沒有絲毫的懷疑，名為「信心決定」<sup>5</sup>。《教行信證》、《歎異

<sup>4</sup> 李元松著，《我有明珠一顆》，現代禪出版社，臺北市，1993年，頁二。

<sup>5</sup> 高森顯徹著，江支地譯《淨土本願問答錄》（一），法雨出版社，台北市，民

抄導讀》及各種「本願念佛」的讀物，於初讀之時，會受到鼓舞；但經過一、兩年的努力，並沒有使我得到如親鸞所說的「信心決定」。我曾經請教顏宗養老師（法爾出版社的發行人）這個問題，他說：「他力是自力的盡頭。」由於顏老師的提醒，才又回到自力的努力；沒有他的提醒，說不定如今還在無明深坑中，然而什麼是自力的盡頭？

《佛說觀無量壽佛經》卷一云：

爾時世尊說是語時，韋提希與五百侍女，聞佛所說，應時即見極樂世界廣長之相，得見佛身及二菩薩，心生歡喜，歡未曾有，豁然大悟得無生忍，五百侍女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願生彼國，世尊悉記皆當往生。

日本親鸞有證得「無生忍」嗎？顏宗養老師有證得「無生忍」嗎？如今宗喀巴的《入中論善顯密意疏》仍在法爾出版社的發行叢書中，宗喀巴是謗無如來藏的六識論者，悟「大乘無生忍」則是證得如來藏而生忍，可見顏老師到現在（二〇〇九年十一月）還沒有證得無生忍，還沒有找到自力的盡頭，沒有看到時時刻刻在作主的意根（自力）是妄心，不知從不作主的阿賴耶識才是去後來先的主人翁（自性彌陀）。法然、親鸞二人貶抑淨土門中之聖道門，排斥求證第一義的聖道，怎麼可能證得無生忍？不實地高抬日本淨土門中之下品往生者之證境，與經中佛語相違，已令淨土真宗所弘法義成爲虛妄說。（詳見正德老師著，《淨土聖道》，正智出版社出版。）

受到顏宗養老師的影響，重新回到自力修行；一九九七



年底，朋友介紹葛印卡老師的內觀禪修給我。葛印卡老師在《生活的藝術》中說：「想要體驗解脫的究竟實相，首先必須穿越表面的實相，去經驗身心的消融狀態。」<sup>6</sup>（體驗到整個身體上粗重的感受消融成細微的振動，持續地生起、滅去。）

葛印卡老師又說：

輪迴並不是一般所認為的，有一個不變的靈魂或自我，在一次又一次的生死中轉世投胎。佛陀說，恰恰不是這樣。他強調沒有一個恆久不變、生生世世接續不已的實體。<sup>7</sup>

<sup>6</sup> 葛印卡著，《生活的藝術》內觀教育基金會，桃園，1998，頁一七七。

<sup>7</sup> 葛印卡著，《生活的藝術》內觀教育基金會，桃園，1998，頁七十七。

《瑜伽師地論》卷七十七云：

「世尊！如世尊說，於無餘依涅槃界中，一切諸受無餘永滅，何等諸受於此永滅？」「善男子！以要言之，有二種受，無餘永滅。何等爲二？一者所依粗重受，二者彼果境界受。」

以平等心觀察每一個感受來根除習性反應，雖然可以得到身心的輕安，但「受」有兩種，一者所依粗重受，二者彼果境界受。平等心所觀察的是所依粗重受，彼果境界受是平等心（意識）對境界的了知所生。葛印卡老師認爲每個人只有六根、六識、六塵（內六入）而沒有能生五蘊的阿賴耶識，所以不信有不生不滅的實體，因此於內、於外必有恐怖<sup>8</sup>，

<sup>8</sup> 於內、於外有恐怖：六識論者，不解《雜阿含經》卷六：「諸所有色，若過去、

無法斷我見，更不能斷我執。無餘涅槃是要滅盡十八界，無餘涅槃中意識心是斷滅的，沒有覺知心存在，就沒有彼果境界受。滅掉粗重受的意識心仍然有覺知存在，於內、於外有恐怖，害怕滅掉覺知心自己，就無法入無餘涅槃。

一九九九年年初參加張大卿老師於台中的座談會，美國新雨社是張老師創立的<sup>9</sup>，台灣第一個弘揚原始佛教的道

---

若未來、若現在、若內、若外、若粗、若細、若好、若醜、若遠、若近，彼一切非我、非異我、不相在。」害怕身中有一個自己不知道的「我」，不能「於第一義心不驚動」，於是把阿賴耶識否定掉，不信有不生不滅的阿賴耶識（本際），必定害怕滅掉五陰自己，口說五陰無常，卻執意識心爲入胎識，不信意識心眠熟無夢時斷滅，落入常見而不知。

<sup>9</sup> 〈從印順的人間佛教探討新雨社與現代禪的宗教發展〉

ccbs.ntu.edu.tw/FULLTEXT/JR-BJ011/93565.htm 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系 楊惠南

場——台灣新雨社，就是美國新雨社的延伸。聽過演講後，覺得張老師是所有遇過的善知識中，禪定最好的；張老師要求歸依弟子，要發願此生「證阿羅漢」，所以要每天依四正勤寫修行日記；有善知識每天看行者的修行日記，而且二十四小時，隨時可以打電話請示問題。這麼好的事，要去哪裡找？雖然內觀就在我家<sup>10</sup>，同樣是原始佛教，我還是決定依止張老師，每天寫修行日記，直到有一天在一家牙醫診所看

<sup>10</sup> 葛印卡老師的內觀禪：是由林崇安教授引進，爲了接引各種宗教人士，所以在借用佛教寺院時，就會把佛像用布簾遮住；經過幾次，佛教界也就聯合抵制（現在已經接受了），不再借給內觀禪；借用民間閒置房屋時，又經常要增加水電設備，也無法安定下來，每辦一次就要虧一些錢，於是想要停辦。我參加過一次的十日禪，當時覺得是不錯的修行方法，就把我的一甲地（含一百四十坪的農舍當女眾寮房、約四十五坪的工作室當禪堂）借給內觀禪二年。他們把蘭花園拆掉，蓋男眾寮房及餐廳，我自己搬到另外的房子住。在安定的環境下，兩年多後就有能力把我的一甲地買下。

到平實導師的著作<sup>11</sup>。

張老師由於受到覺音論師及印順法師的影響，以第六意識爲入胎識<sup>12</sup>，他在自編的《無我相經》中說：「頭殼（案：台語）與意識所抓的法塵不是我，不是我的。」也就是認爲意根就是「頭殼」（頭部），不知意根就是第七識（末那識）。

《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卷一云：

一念中有九十剎那，一剎那經九百生滅；諸有爲法悉

<sup>11</sup>二〇〇一年六月，恭讀過平實導師的著作，雖然還未證得如來藏，即能判定自己的老師我見未斷；而平實導師三乘通達，以往大小乘間的矛盾，大乘非佛說的疑問，統統得到解答，馬上報名禪淨班的課程。

<sup>12</sup>張大卿著，《阿含解脫心法》，淨心文教基金會，高雄市，民87，頁59。

皆空故，以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照見諸法一切皆空。

意識心一念中有八萬一千次的生滅，依種智說為種子的流注，就像噴水池；水柱不斷，是因為抽水機不斷的把水從水池中抽上來，水又隨即落下去——水柱是生滅無常的水滴連成。六識論者，以為水柱是生滅無常的水滴連成，這就是六識論者的當下生、當下滅，但認為是水柱永遠存在（無常而相續）<sup>13</sup>。水池是第八識，抽水機是第七識，六識論者看不到水池和抽水機，以為自然會有水柱出生。六識論者是看

<sup>13</sup> 大願法師著：《一乘道——達到目的唯一之道》

<http://www.tzulieng.org.tw/dl/1乘道.pdf>

大願法師說：「佛陀所說的無常，是沒有永恆性而又會相續，相續而又不是永恆不變，當然也不是斷滅，這種無常而又相續的說法，才是中道之法。」

不到意識從哪裡生出來？滅到哪裡去？而且水柱六識在六個時段是斷滅、休息的，不是永遠存在。

學佛人只要願意認真的恭讀 平實導師的著作，很快就可以看出：認一念不生的意識心為「本地風光」是錯誤的，認第六意識為能生名色的入胎識，就一定斷不了我見。而且很快就可以確定：自己原來的師父我見斷了沒有？有沒有妄語？如果是依人不依法的人，就錯把「法義辨正」當作在罵人，不願意平心靜氣的看完 平實導師所著的任何一本著作，這是學佛人這一生中最大的損失。

我的學佛過程

南無 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無 大悲觀世音菩薩  
南無 平實菩薩摩訶薩

佛弟子 正壤 合十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 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

— 正芮 —

套一句廣告台詞：「我是來到正覺，才開始學佛的。」剛來正覺，每每菩薩們聽到我這樣說，都會跟我說：「妳好有福報哦！就這樣遇到正法欸！」而我的心裡想：「真的哦？」慢慢的發現並深信：「我真的是有福報！」像一張白紙般的進來修學佛法，不曾熏習錯誤知見；平實導師及親教師說什麼，我就聽什麼，讓這張白紙寫的都是佛法「正知見」。一想到這裡，就好感謝諸佛菩薩的護念。

從小我就不是一個很活潑的人，也不是一個樣樣表現都好的人。高中、大學時，雖有一群好朋友，但知心的就一、

二位而已。且常常我的想法都跟他們不太一樣，所以時常會覺得，爲什麼他們都不瞭解我呢？而他們喜歡的，我也不瞭解爲何他們會喜歡；到了大學乃至工作以後，就喜歡讀一些心靈成長的書，可是讀這些書總覺得不踏實、不實在，無法真正的幫助我。又因爲聽到太多關於宗教騙人的事，也不會去找什麼宗教來依止。

小時候，會跟阿嬤（祖母）到廟裡拜拜。阿嬤是童養媳，且阿公（祖父）家也不是很有錢，所以阿嬤覺得自己是很命苦，聽人家說要唸經下輩子才會好；因爲阿嬤不識字，常常要我們教她唸〈迴向文〉、〈往生咒〉及《心經》，要努力的把它背起來。但不懂事的我，總是心不甘情不願的教阿嬤唸，現在想來真是不孝又愚蠢啊！

上班後，公司有位同事喜歡讀佛書，常常有事沒事的告訴我很多他讀的佛書上說了什麼；但我都是聽聽而已，因為我就想：「啊！跟佛沒有緣啦！」記得他曾告訴我：「佛經說要『無我』……」，那時想了一下：「無我」，那什麼是「無我」，要怎麼樣才是「無我」呢？但也沒放在心上。

二〇〇四年春天，父親因工作時傷到頭部，還好緊急的開刀，住了加護病房三天，保住了性命，但接下來卻是不停的進出醫院。頭部的傷住了一個多星期出院，但回家後卻是脊髓痛到無法行動，接著不明原因的高燒不退多天，回診卻也查不出原因；加上阿嬤自從父親受傷後，身體狀況一直不太好，當時還好有伯父母的全心照顧，讓我們無後顧之憂的照顧父親。接著，父親轉診到其他大醫院，檢查也是查不出

原因，甚至還懷疑是骨癌。父親在一連串檢查——抽骨髓、抽血、核磁共振……等，終於查出病因是不明原因造成的「慢性骨脊炎」，要開刀處理。父親在這短短半年開了兩次大刀。但事情還是沒結束，感染指數一直比正常人來得高，住院打抗生素，進出醫院治療幾次；而就在這年，父親決定要將自己打拼多年的事業結束，交給師傅們去經營。

這段期間還未學佛的我，不會如理作意的去想要如何幫助父親、幫助家人，只想爲什麼我們家會這樣一連串的不平靜？是不是因爲家裡風水有問題？或是什麼冤親債主來要債？到處求鬼問神的，想說只要可以讓阿嬤及父親健康、家人平安的都好；不知道這是他們的業報，即使我們要幫忙也沒辦法，種種不好的業報就只有自己真心的去懺悔才可能還

的。終於，父親可以出院了。但就在這時，阿嬤的身體狀況已經不是我們可以照顧的了，於是阿嬤住到長輩看過不錯的安養院。以爲一切就此平順了，也好想有一天可以帶阿嬤回家，但卻看到阿嬤身體一天一天的走下坡，第二年（二〇〇五年）六月，阿嬤往生了。

我們家族堂兄弟姊妹中只有我一個女生，所以阿嬤有什麼事都會告訴我，也很疼我。雖然阿嬤的往生對我們來說，已經心裡有所準備，但我還是有萬般的不捨，常常會想，在阿嬤最不好的時候我卻幫不上忙，心中總是覺得對阿嬤有很多的虧欠。當時未學佛的我也不知要幫阿嬤助念，讓她可以到她想去極樂世界；爲了滿阿嬤生前的願，伯父決定用佛教儀式來辦喪事。

也許遇到了這些事，才體會到所謂的世間無常，開始想找個可以依止的宗教。那時正好我公司的老闆是位虔誠的基督教徒，看他對待部屬的態度，覺得基督教好像不錯！也會經跟著熟識的人去參加過基督教的耶誕晚會，很喜歡那種溫馨的氣氛，但總還是覺得似乎少了什麼！那時還會想：「他們要信徒不可以拿香拜拜，家人一定無法接受的！再看看吧！」

曾經一次跟伯母聊到佛教，那時他們跟著一位老師學氣功，那位老師也「研究」佛法，她說到：「我們老師說，其實佛法很深奧欸！」不知為何當時聽到「深奧」兩字，心裡竟然心得決定的想：「嗯！我要修學佛法！」後來知道公司一位有業務上往來的同事在修學佛法，一次閒聊時聊到

佛法，他跟我說了好多好多，我聽得似懂非懂的。但這次我卻是很有興趣的聽，就請他介紹書給我看，他拿給我《無相念佛》及《念佛三昧修學次第》；看了《無相念佛》，有看沒有懂，自己也去買了其他佛學書籍來看，只覺得內容有說等於沒說。又一次，問這位拿書給我的同事（那時這位師兄，決定要去正覺上課了，且已經到正覺聽平實導師講經了），這位同事就跟我說：「妳要不要去上課？跟對老師比較重要。」其實那時聽到「上課」有點怕怕的，因為聽到太多不好的事情了；經過一段時間，不知為何同事再次跟我說之後，心裡就想：「反正星期五也沒什麼事，去聽聽看好了。」（那時新竹週五班剛開課沒多久）

一進到正覺同修會新竹講堂，覺得這地方好特別。不是

我所想像的都是一些老人家來的地方，而是那樣明亮、簡單、莊嚴，覺得輕鬆卻不敢造次，有種回到家可依靠的感覺。覺得台上講課的老師（正禮老師）很平易近人，聽不懂卻很喜歡聽。義工菩薩們都好親切，教我如何拜佛；義工菩薩拿報名表給我，我沒有第二句話的收下，回家就像小學生交作業一樣的一項一項乖乖填寫。隔週星期三（那時新竹聽經是星期三）開始聽 平實導師開講的《勝鬘經》，說真的我是完全聽不懂，但就這樣進入了正覺，到這一個讓人心裡踏實的地方，那種感覺就好像回到家。

每個星期最期待的事就是聽經及上課的到來，每次一進講堂，精神都變得好好哦！雖然剛開始我很多很多都聽不懂，卻一刻也捨不得漏聽；來正覺前，我未曾看過任何經書，



沒有任何佛法的知見，到正覺之後，親教師循序漸進的告訴我們佛法知見、修學佛法的次第、修學佛法的目標及佛法如何跟生活結合。

也許很多人會說：「佛法只是唸唸經、讀讀經書而已啊！只是讓不順心的人們有個寄託而已啦！」其實不然，它是在告訴我們**生命的實相**，是這麼的生活化；重要的是有可真實證明的目標，且一點都不迷信，反而比我們所知的基督教還科學、還符合邏輯呢！且只要你實證了這生命的實相，就可以瞭解這宇宙的形成、生命的起源。

進來正覺後，自己很多身口意行慢慢的改變。現在在面對一些狀況時，可以讓自己用另一個方向去思考、去處理。

## 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

其實以前的我，就像現在的一般人一樣心靈空虛，總想要去尋找所謂「填滿心靈的方法」，但怎麼找都找不到。因為我們要尋找的是抉擇生活是非對錯的軌則——因果的律則，當你知道是非對錯的因果律則時，你很多事情就可以如理作意去思考：怎麼作才是正確，知道為什麼這樣作是正確的，因而不起煩惱。遇到了不順心的事情，也可以如理作意的思考並接受，而佛法就是告訴我們這些是非對錯的因果律則。

進來同修會修學五年多了，從平實導師及親教師的教導中，知道佛法既深又廣，有無量無邊的佛法要修學，而我們也無有一時一刻能夠離開佛法；也更加的感謝世尊是這麼的慈悲，一點都不吝嗇的要將祂所知的證的告訴我們，讓我們親證生命的實相而瞭解因果的律則，希望眾生都可以離

苦得樂，而這都是確實可親證而可行的。

我是進到正覺才開始學佛的，真是有福報才能值遇正法。期許自己要更精進用功，並且願將這麼好的法，告訴周遭的親朋好友們及更多的眾生，讓大家一同來修學深妙的佛法，一同來實證這生命的實相，成爲真正的佛弟子。

南無 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無 阿彌陀佛

南無 當來下生彌勒尊佛

南無 觀世音菩薩摩訶薩

南無 大勢至菩薩摩訶薩

南無 護法韋陀菩薩摩訶薩

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

南無 克勤圓悟菩薩摩訶薩

南無 玄奘菩薩摩訶薩

南無 平實菩薩摩訶薩

南無 正覺親教師菩薩摩訶薩

南無 正覺海會菩薩摩訶薩

菩薩戒弟子

正芮 合十

## 從「心海羅盤」到正覺同修會

— 正心 —

在進入正覺之前，由於沒有接觸到正法團體，所以沒有任何佛法的正知正見。早期因為家庭環境的關係，承襲拜祖先及一般道教的習俗，見神就拜，見廟就拜；亦不會去知道廟裡供奉的是哪尊神？哪尊佛？只知道那無非都是勸人向善、保平安、求取家庭和樂、身體健康、事業順利、生意興隆等等，都是好的。到廟裡去拜後，都會去翻閱一些結緣的經書，也不知那是哪一教、哪一派的。當時對佛、道亦分不清。由於沒人解說，也回答不清楚，因此遇到事情時，就持名唸阿彌陀佛或觀世音菩薩名號。

直到一九九五年，偶然的機會，在電視上看到葉教授在演講「心靈」節目，發現他說得很有道理，在世間法上之修持，諸如對父母之孝順、子女、婆媳、兄弟姊妹、朋友、君臣等之對待關係，很有解除繫縛的一套道理。因此每週末繼續聽他演講，因為在此之前沒有接觸到更好的法，也沒有混過其他道場，對人家說佛法的好壞，更沒有簡擇的能力。後學自小因家裡貧窮，只知努力向學，希望在事業上有所成，對宗教沒有產生任何修習的期望，因此，當時認為既然自己尚未有智慧及能力去救度眾生，倒不如自己提供財力、物力支持他人去弘法傳播善知識，那也是成就功德善事之一，因此全力投入做義工的工作。

接著有些觀眾對演講的內容產生的疑問，自己亦有諸多

疑問，因為該教授講授的內容很廣泛，包括佛、道、儒、易、卜等。此時後學才開始用心去探討何謂佛教？何謂道教？何謂一貫道？何謂《易經》？葉教授經常講禪宗六祖惠能以來，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此五葉即佛、道、儒、天主教、回教，均勸人向善，以後才得往生極樂世界，當時認為很有道理。事實上，六祖所說的「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是指佛教禪宗自六祖以後，分爲五派，所弘傳的法，都是在講如來藏，都要讓人成就佛道，並不是像葉教授所解釋的分爲五教：佛、道、儒、天主教、回教。

後學在學校時，對孔、孟、道教等儒家思想較有涉獵，然而對佛教覺得非常深奧不容易學，尤其在寺廟中拿到的結緣經書，幾乎就像看《古文觀止》一樣，看沒幾頁，因為看

不懂，就看不下去，尤其是梵文翻譯的詞句更是不懂。但是後學至少開始對佛、道會去作更進一步的瞭解。葉教授在演講中，經常用紫微斗數、易經及命理的介绍來吸引觀眾；因為那比較淺而比較直接關係到眾生的立即期望。例如何時財運會鴻通，何時會升遷，子女升學順利與否？以及健康問題等等世俗法的對待關係。但對佛法的進修及如何成佛之道，則甚少涉獵。而此時其信眾日增，但後學心中反而越發產生疑問，為什麼去聽演講的人，當時好像有覺悟，但是一出會場，又是一副世俗人沒聽過演講的樣子，一點改變或修持都沒有，即印證一句話：「修禪學佛似有悟，滾滾紅塵又現形」，後學覺得其中的道理一定要去深入探討才是。

首先，後學從易經學起，對六十四卦之變化雖然深奧，



但覺得那仍然不究竟，很多事情並不是卦象可以解釋得通的。後學心中又有想要探討更深奧的東西，是否有一法可以透徹解釋世間的萬事萬物？因此，對佛教經典開始有興趣進一步去瞭解。但佛教經典中名相甚多不易理解。於是到佛教書局去找到了福保編的《佛學大辭典》，因此對佛教經典中名相不再恐懼了。此時，恰巧有一位朋友給了一本一貫道的書，後學也去讀。但發現一貫道並沒有自己的經典，而是用佛經、道德經、儒家之孔子孟思想等湊合起來之綜合經典而已，所以後學既然有儒道思想，而獨缺佛學知識，因此即從佛教最簡單之《心經》開始。我說最簡單，並非義理最簡單，而是此經字數最少的緣故。雖然全經只有二六〇個字，但梵文不易懂，更不易理解經文之內涵，因此連背誦亦有困難。然而後學就以《心經》之內容練習寫毛筆字，說也奇怪，大

楷練了三遍後，竟然可以背誦了，因此非常歡喜，後學想那一定是佛菩薩加持的緣故。

此時剛好該教授開始販售《心經開門》錄音帶，後學買回家有用心去聽了三遍，但聽不出所以然來。只知該教授一直強調：《心經》的主要用意是告訴大家「下輩子不來當人」。後學對此似是而非的說法非常不以爲然，那是誤導眾生的，後果將非常嚴重。但是後學在當時佛學知見及法義尙未具足，只知那種說法有問題，尙無法去破斥，因此，更讓後學發心更進一步探究佛學領域，難道心經只講「下輩子不來當人」嗎？

在一個大型的演講裡，葉教授說：「你們在台下專心一

意聽我演講時，即是心經講的「不生不滅的境界」。後學當時不懂不生不滅境界的道理，所以即姑妄聽之，信不信則存疑：所謂「不生不滅」就是這樣嗎？此事一直在後學心中打問號。<sup>14</sup>

在想要修學佛法之驅動下，偶遇小學同學劉師兄夫婦（他們均已破參），問其在何處修學佛法？他告訴後學，他在台北市承德路三段二七七號九樓之正覺講堂修學。蕭老師（那時尚未被稱呼導師）正在講解《楞嚴經》，劉師兄就介紹後學去聽，後學馬上說：「好！我一定去聽。」

第一次去到講堂，劉師兄已在門口等了。我與同修因為

<sup>14</sup>

這個真正「不生不滅」道理，是後學進正覺同修會修學後才瞭解的。

晚到，而聽講人數眾多，只得坐到中間走道聽講。一節課下來，後學只聽懂一半。至於一些名相諸如第七識、末那、意根、第八識、阿賴耶識、如來藏、真如等等，對後學來講全是新名詞。由於平實導師解釋得非常清楚，雖然後學未能理解，但已感覺到那是聞所未聞法，是在講生命實相的道理；這在其他道場根本看不到，也聽不到的。而平實導師又是那麼平實親切、理路清晰、講解透徹，因此越聽越有興趣，每週二一定去聽講從未間斷，除了出國耽誤一、兩次以外。

於此，再回到葉教授在演講中內容上，發覺：葉教授當初救護眾生的理念已被後來成名之美名掩蓋了。本來後學會去支持他是覺得自己學識、智慧不夠，可以藉該教授之口，

傳播善知識利樂眾生，所以才會出錢出力做義工護持。後來發覺該團體已經變質了。由於聽了《楞嚴經》的課以後，才證明《楞嚴經》真的是一面照妖鏡，而非常信受。在聽《楞嚴經》期間，同時請閱了平實導師所著的《無相念佛》及《心經密意》等書來研讀，對照該教授的說法：「下輩子不來當人」，分明顯示：葉教授真是太不瞭解佛法了，他對三界的內涵似乎不了透，才會有「下輩子不來當人」的說法。依照後學對此句的瞭解，該教授的意思應該是指修學佛法的最終目的是進入無餘涅槃，而非「下輩子不來當人」。因為他經常說當人太苦了，那是聲聞人的心態。既然要進入無餘涅槃，那就是自了漢，是二乘人的心態，沒有救度眾生的菩薩心腸。又，「下輩子不來當人」，除了當神仙之外，難道要下墮三惡道？而他的口號又是「傳播善知識，成就功德

事」，兩者互相矛盾。那是不是會混淆而誤導眾生呢？

其次，專心一意聽他演講時，就是「不生不滅的涅槃境界」；那是「離念靈知」的意識心，非涅槃境界。專心一意聽演講時，那仍是在意識境界中，非是離見聞覺知的涅槃境界，他是誤解《心經》的真實義。佛法中「不生不滅」是涅槃極寂靜的境界，不是他誤解的那樣；他強調所謂的「境界」，那是意識境界。用這樣的錯誤知見去教導社會大眾，那是很大的過失呀！難怪聽其演講數年下來對道業並無增長，而有些錯亂了。

他們亦標榜「明心見性」，但是「明心見性」的真實內容是什麼？他們從未深入探討過。因此要「明心見性」，只

是順口溜而已，難怪信眾在聽演講時，個個「修禪學佛似有悟」，一出講堂便「滾滾紅塵又現形」。那是因為他所傳播的都是世俗法，而非真實佛教的了義正法。他對「三界唯心，萬法唯識」的真正內涵似乎尚未了透，也未充分闡述過，無法讓人了知真心生命實相的真實義。

另外，葉教授對 佛陀講的「天上天下，唯我獨尊」說法，非是指每個人自己都有的自性彌陀——如來藏的「唯我獨尊」而說的。而是葉教授自己認為只有他自己最能幹、最瞭解人的心性，要讓人尊敬他而已。慢心很重啊！

在看了 平實導師的書後面介紹解脫道及佛菩提道修行次第之後，才知道佛教修行次第。成佛，那是後學要去追求

的正確方向與目標。這佛菩提道修行的五十二階位的次第關係是多麼的清楚，那是在其他佛書及道場所看不到、聽不到，後學因此如獲至寶，安住下來。

「心海羅盤」所闡述的人間善法雖然很好，但仍然是世間法，或者說是欲界中的人間善法而已，對蘊處界虛妄的道理以及人法無我等尚未能作更多的演述，所以未達二乘的世俗諦，更別說是大乘的了義佛法了，所以對修學佛法沒有太大的幫助。但若對佛法的義理有謬誤而對眾生宣講，那後果可就嚴重了。

之後，完全離開那個團體的義工工作，以免虛耗太多寶貴時間在非佛教正法團體上，因為那是在造惡業及種毒田，



只有在正法團體修學，對成佛道業才有幫助。

在二〇〇三年四月正式報名同修會的禪淨班修學，全心全意在正法上用功，直到今日。在正覺同修會、在平實導師及親教師的教導下，才覺得真正找到學佛的歸依處。只有在正覺才能學到正宗、了義的大乘佛法。在此感謝平實導師及游老師的慈悲攝受，後學願盡未來際參與摧邪顯正、救護眾生的大業而努力。

以上是邁入正覺同修會前之心路歷程謹記之。

南無阿彌陀佛！

## 佛教正覺同修會各地共修處：

### 台北正覺講堂：

台北市承德路三段二七七號九樓（捷運淡水線圓山站旁）

電話：(02)2595-7295（請於晚上共修時聯繫）

（分機號碼：九樓 10、11 十樓 15、16 五樓 18、19 十樓書局 14）

### 桃園正覺講堂：

桃園市介壽路二八六、二八八號十樓（陽明運動公園對面）

電話：(03)374-9363（請於晚上共修時聯繫，或與台北聯繫）

### 新竹正覺講堂：

新竹市南大路二四一號三樓（即將遷址東光路 55 號 2 樓）

電話：(03)561-9020（請於晚上共修時聯繫）

### 台中正覺講堂：

台中市南屯區五權西路二段六六六號十三樓之四……等（國泰世華銀十三樓）電話：(04)2381-6090（請於晚上共修時聯繫）

### 台南正覺講堂：

台南市西門路四段十五號四樓（民德國中北側京城銀行四樓）

電話：(06)282-0541（請於晚上共修時聯繫）

### 高雄正覺講堂：

高雄市中正三路四十五號五樓等（復興中正路口捷運信義國小站旁）

電話：(07)223-4248（請於晚上共修時聯繫）

### 香港正覺講堂：

地址：香港九龍新蒲崗八達街 3-5 號。安達工業大廈 2 字樓 C 室（地下鐵鑽石山 A2 出口）電話：(852)23262231（請於週六 14：30～21：00，週日 10：00～16：30 共修時聯繫）

### 美國洛杉磯正覺講堂：

17979 E. Arenth Ave, Unit B, City of Industry, CA 91748 USA.

Tel.:(626) 965-2200 Cell.:(626) 454-0607

**正覺同修會網址：**成佛之道網站：<http://www.a202.idv.tw>

本會所有結緣書內容之閱讀或下載：<http://www.a202.idv.tw>

正智出版社 書香園地：<http://books.enlighten.org.tw>

# 邁向正覺(五)

《免費贈閱》

作者：林洋毅居士等

印贈者：佛教正覺同修會

103 台北市承德路三段二七七號九樓

電話：〇一 25957295 分機 10-21

(請於夜間共修時間聯繫)

傳真：〇一 25954493

函索處：佛教正覺同修會

親自索閱：本會各共修處

初版首刷：二〇一一年一月 二萬冊



邁向

Advance on  
the True Enlightenment  
Vol.5

正覺  
《五》

那師父在上面說法而我在底下聽法的這念心，確實也是清楚明白、作主決定而了了分明，那這麼說我是應該悟了才對！為什麼我還不是佛呢？為什麼我還是一個凡夫俗子，還要為了三餐到處奔波勞累呢……

——林洋毅〈學佛心得分享〉